

談太虛大師的詩

姜渭水

近世高僧太虛，人莫不知是位宗教改革家，尤其整理僧伽制度，實行瑜珈菩薩戒本，對佛教的興革事宜，揭發良多，厥功甚偉，有關他畢生的事功，各報刊雜誌類多記載，筆者現在僅就其詩詞方面，加以說明，因為他的文學素養極高，無論詩詞歌賦，楹聯偈語，無所不作，亦無一不精，我還讀過他的一首白話詩，題目「宇宙之人生」，立題命意，造句遣詞，皆臻上乘，較諸同時代的劉大白，胡適之，與夫新月派的徐志摩等，不稍多讓，足稱為多才多藝的詩僧，惜被盛名所掩了。

上人的詩深具禪味，雖禪而不故弄玄虛，滿紙煙雲，儘道些空洞語。一般人毫不注意，寫些似通非通，無病呻吟的語句，恐怕人家不明白其意何在？美其名曰禪詩，其實這是極端荒謬的，所謂禪詩，講究的是具正法眼藏，悟第一義諦，如空中之音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相中之色，正所謂水中着鹽，飲水乃知鹽味，假使我們把鹽當作禪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

大抵而言，上人的詩寫意勝於寫境，寫境勝於寫情，在古風方面較弱，絕句則洋溢充盈，律詩對仗嚴謹，平仄自然吻合，且聲韻鏗鏘，讀來琅琅上口，若流水行雲，若天馬行空，一氣呵成，聲調高雅，可見他是下過一番苦工夫的。茲舉靈泉寒翠居五古云：

「寺是靈泉境，未是靈泉心，欲識靈泉心，更入深山深。內有大水窟，潺潺常龍吟。撥雲窮杳冥，曉露濕衣襟；行盡得禪室，悠然寒翠岑。」

七古次嚴友潮游普陀原韻云：

「倏然解組蓬瀛游，五石詩瓢雲端浮，逍遙物外飛仙舟，振塵落葉輕王侯。清風徐來涼颼颼，忽在短姑斷岸頭。天空海濶開吟眸，無限斜陽翻雪漚，蜃氣幻成金碧樓，佛國彈指呈山陬。渾欲敞扉棄五洲，濯足滄浪萬里流。林中野衲麋鹿儔，深目高準如胡愁，祇言隨分何須求，伸脚能眠便可休。詰朝相見披輕裘，同拂蒼煙問壑邱，白華紫竹靈石留，潮音梵音奇且幽。大雄頂上論真修，究徹人心靡所由，燈窗夜雨思悠悠。」

上舉這首七古，屬柏梁體，每句用韻。始於漢武帝作柏梁之臺，和群臣共賦七句，後人沿襲，乃成一體，柏梁體之難作，在一韻到底，非胸多城府，嫻於音韻者，不能通達。

律詩是大師的拿手，其所遺「潮音草舍詩存」的佳構不勝枚舉，美中不足的是酬和之作偏多，茲擇其獨樹一幟者數首於後：

冬暮舟過九折巖

一舸衝波上，行經九折巖；篙頭三尺濕，峯髻一輪銜。微韻生寒溜，斜風橫片帆；蒹葭盈兩岸，望似白雲鍼。

明月閒叙

瘦月緣山上，寒蛩伏草鳴，暗香窗外滿，虛白室中生；坐久衣微冷，談深語倍清，輕風颯然至，天籟雜吟聲。

武侯祠

清曉驅車特地尋，一林秋柏氣蕭森。草凝龍野玄黃血，蟲咽琴堂靜遠音；要見輔成昭烈業，應知都出澹寧心。英雄到此休垂淚，好向隆中養聖襟！

登月眉山

不二門開道有師，進行無復費思疑。紆青路比長安直，環翠亭留小住宜；隔樹幽溪消世慮，聞鐘梵刹見僧儀。此身又在深山裏，初夜當看月似眉。

我選錄這四首律詩，五七各二，當然佳構尚不止此，欲窺全豹不妨參攷太虛大師全書，我要提出來的，無非說明大師對句的工整，以及他用典的貼切，武侯弼佐蜀漢，如魚得水，評史者都強調三顧茅廬，感恩知己，着眼在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八個字上，但大師別具隻眼：「應知都出澹寧心」，一語道破，何況諸葛一生謹慎，座右銘亦以「澹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示天下，寥寥七字，信手拈來發前人之所未發，道前人之所未道，毋怪他的詩深受騷人墨客們激節欣賞。

同時詩最難寫的是律，因為既須調平仄，又得拘對偶，首必貫尾，句必櫛字，如同法律條文一樣的縝密森嚴，層次尤其要緊湊，切忌疊床架屋，參差不齊，以格調為主，意興為經，詞句為緯，以渾厚為上，雅淡次之，至於禮艷，便落下乘了，我舉大師的詩，即是從此處着眼的。

談到絕句，似乎作詩的人可能都會嘗試，各家詩集，俯拾即是，但多少年，留下而成為絕唱的屈指可數，蓋它的妙處要語若

天成，如窗中覽景，立處雖窄，眼界自寬，題廣者取遠景，寸山尺水，愈覺其遙；取近景一草一禽，皆生意。五言重在真切，故質多勝文；七言重在高華，故文多勝質，五言近於樂府，七言近於歌行，我們用這個標準，來看大師的作品，不難搔到他的癢處。

咏蘭

清芬何處來？一蘭出幽谷，襲體生微涼，悠然生自得。

銅官石嶠之遊（四首錄一）

輿穿竹徑過，忽聞泉聲縱；溪山迴旋間，如迎六如送。

題半殘牡丹圖

富貴浮雲耳，從無不散筵；日來風雨急，憔悴幾人憐！

五言絕詩在大師的詩存中數量，却很精悍，我引了三種不同题目的五絕供大家參攷，可從各種角度去咀嚼一番，玄酒太羹，味之彌甘，也如商彝周鼎，古意撲人。

孤山探梅

白隄行盡綠波微，嫩柳如煙兩岸霏，特地孤山訪梅友，也憐憔悴不勝花。

丁丑秋示渝州緇素

身空莫即方成佛，佛本無成始即身，顯密閒名今謝矣，不從明鏡更添塵！

壬子龍華站口占

桃花如海向人紅，便欲和車住此中，機笛一聲飛似去，最憐回首已朦朧。

從上舉三首，反證大師的詩，深獲個中三昧，且語近情遙，含吐不露，譬諸風之於空，春之於世，頗多言外之意，弦外之音，是經過推敲而成篇的，筆者頻年以還，倡導僧侶文學，並教人作詩，曾於中國內學院講授詩法，希望年青的一代學僧能提起筆來作詩，今天我們研究太虛大師的作品，除了衷心仰佩之外，不免徒增一番感喟，那就是詩道式微，後繼無人了。